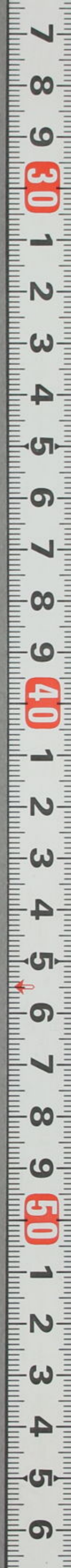


春官

守祧	典瑞	雞人
世婦	典命	司尊彝
內宗	司服	司几筵
外宗	典祀	甸人

周禮

卷一



服部文庫
117
181
9

117
181
9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

駢陰祀用黝○黝於糾反

註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及四時迎

氣皆隨其方色亦大祭祀夜嘑旦以蹕百官夜夜

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嘑火吳反本

又作呼蹕古夜夜至夙興○釋曰漏未盡者謂

弔反警音景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為夜則呼旦也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及古

及古

此經與下文為日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鬯尊不言者文略也。○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醢在戶齊醴在堂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涕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犂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

腥

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所昨也。

註裸謂以圭瓚

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醒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后於是

薦饋食之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
正也以今祭禮犧牲少牢言之二裸爲奠而尸飲七
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
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
角瑩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
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瑩散
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皆有
舟皆有鬯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
酌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鬯以自酌不敢與主之神

臣

唯

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
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
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裸
神鬯神之所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鬯之恥罍讀爲
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
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爾雅曰彝白鬯器也著尊
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
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
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蛇讀爲蛇虺之虺或

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
 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書
 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為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
 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
 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
 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雌蜺屬印鼻而長尾山罍亦
 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兩獻本或作戲註作犧同
 素何反學音稼著直略反朝
 享直遙反雌音謀又以水反兩大音泰益烏浪反踐
 莊產反辭才洛反音酉又音由本亦作倣蛇騰上

音地下許偉反射隼食亦反下荀尹反
 禹音遇劉音隅印魚丈反又五剛反也○釋曰
 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
 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葬
 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
 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
 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鬯
 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
 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
 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
 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
 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
 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鬯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
 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禮
 謂至之形○釋曰言禘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
 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太司樂云若樂九變人
 鬼可得而禮鄭註云先奏是樂而裸焉是裸有二此
 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以璋瓚酌亞

裸是也。后裸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裸，獻則贊，璠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醢，用璠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註引郊特牲，后亞王裸，后王乃出迎牲，案內宰註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註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註為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入豆，入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親殺，大僕贊王牲，專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後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

后

在當疑例

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酌尸，因饋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獻，盞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饋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殺，鄭註云：體解而爛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

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反
 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祿各一朝踐各一饋
 獻各一酌尸各一是一各四也諸臣酌尸一并前八為
 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有
 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
 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
 者天子諸侯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
 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
 酌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酌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
 以為說也云二祿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
 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
 廟七獻二祿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
 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祿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
 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祿為奠不飲是尸飲三
 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
 獻無二祿直有酌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
 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賜魯侯

大圭

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燕用玉瓚者謂以
 玉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
 者直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醴者謂君與
 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
 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
 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
 罍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酌尸與前同用玉
 爵之意也云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
 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亦
 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之推次可
 知也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案
 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
 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舟皆有鬯言春夏
 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
 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報不
 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鬯
 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
 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盎齊

尸辭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
 長臣卑醕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酌賓長即用罍
 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
 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
 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况也云獻讀為
 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赤翠青為飾象尊以鳳皇此
 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
 其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
 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
 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
 尊不合為野享之義也云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
 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者尸神象尸飲即
 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
 鬯臣之所飲也引詩者證鬯是酒尊之義云學讀為稼
 稼彘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學於義無
 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
 明堂位者證雞彝是夏濩學彝是殷濩黃彝是周濩

謂

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上卣卽犧象之屬為中
 罍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
 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
 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
 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
 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
 伯祫禘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
 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雖為蛇虺之
 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
 從也又云大尊太古之瓦尊者此卽有虞氏之大尊
 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玄謂黃目以黃金
 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
 故為黃金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
 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
 遷廟主者按祭壇云去廟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
 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
 為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卽朝享朝

捷

享即祭禮謂之月祭故祭禮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
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廟
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
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
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
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
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
廢大行卜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
望與郊亦別也云雖馬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雜彝鳥
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雖印鼻而長尾者案雜彝鳥
釋獸中爾雅云雌馬屬被註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
色尾長數尺似獼猴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
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
健云山鼻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疊之字於義
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
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為

拭

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疊制韓詩說金罍大器
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
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
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
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
我姑酌彼金罍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
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
有所出其虎彝堆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註尚書
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凡六彝六尊之酌鬱**
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
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沬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為
數齊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沬
酌者椀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
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案玄

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醖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醖酒澆于清汁獻澆于醖酒猶明清與醖酒于舊醖之酒也此言轉相澆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澆之誤也煑鬱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澆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澆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澆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澆之今齊人命澆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

拭

讀曰醴明酌清酒醖酒澆之皆以舊醖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澆舒銳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數音朔為盞子兮反悅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齊和胡臥反醖莊產反粢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醴音同摩凡六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鬱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澆之使可酌也三酒○釋曰司農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澆酒之灑而司農皆不為澆酒灑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盞讀皆為齊和之齊鄭註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粢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醴

同禮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
 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
 次之則醴酒盎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醴
 禮運醴次醴以醴當盎處即一物明醴酒盎齊也盎
 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
 醴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涉酒澆難解故釋此經涉酒
 之澆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
 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
 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涉之
 使可酌故為明酌也云醴酒澆于清者醴酒即盎齊
 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澆謂新亦謂涉之也
 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澆酌解之以盎齊欲涉之時則
 以清酒和而涉澆使可酌故直云澆于清也云汁獻
 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澆于醴酒者以鬱鬯尊不用
 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涉之故云澆
 于醴酒也云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者此記
 人復恐不曉古之涉酒之澆故舉常時涉酒之澆以

今

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醴謂盎齊也
 三者皆於舊醴之酒中涉之但云醴酒即事酒也今
 云舊醴則醴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
 也云此言轉相涉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
 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涉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
 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
 清酒涉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涉之而已云其餘
 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以涉三者無文故鄭約同
 此三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
 同故略為二等涉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
 文列彝旨鬯三等之尊此見涉鬱與三齊凡酒事相
 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濯之
 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
 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
 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
 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醴明酌清酒醴酒
 涉之皆以舊醴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澆以曉人者也
 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

醉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涉酒次第為先後祭禮
 有祿有朝踐饋獻酌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也云
 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
 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
 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禘祭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
 祭亦備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挾句耳云二年大事
 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
 祿也卽此大事是祿可知也
大喪存奠彝
 存省也
 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曠為大遣奠時有之故
 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也者此大奠徹之早
 晚無文按檀弓云朝奠且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
 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
 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
大旅亦如之
 旅者國有
 彝尊朝夕酒存省之意也
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卽徹
 至卽徹

○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故之祭者見守伯云國有
 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
 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
 卽徹者云不卽徹則與上註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
 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
 此義但不卽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按小宰註天地至
 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
 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
 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
 其處
 ○彫徒冬反莞音官又
 音丸藻本又作纛音早
 曰云五几左右玉彫
 彤漆素者其玉彫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
 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
 王酌席亦如之但受酌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
 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
 禮記卷之二十一
 及右闕

王文

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彫几諸侯
自受辭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右俱是為神
也云五席莞纁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葦萑席
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
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觀已下
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觀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
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自諸
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
經云名物鄭不解之者
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凡大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
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謂之黼其繡白黑采
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玉設席左
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

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為藻
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
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
者纁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
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朝觀直遙反黼音甫依於豈反鄉許亮
反純章兌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為王于偽反幽彼
貧反緣悅絹反率音律馮皮水反翦音弱編必緜反
凡大至玉几釋曰此經及下文見王有事設席
三重之義言几大朝觀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
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觀言大
則因會同而行朝觀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
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
大行人云王三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

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屏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
 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
 依者案爾雅黼戶之間曰展於展之處設黼黼即白
 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大板為邸即掌次皇邸一也
 故鄭彼註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展即以黼展為
 總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以席三重也凡敷
 席之麀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
 席已下皆然故鄭註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堂位云天子負斧衮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續
 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宋色而言之若據黼於
 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筵黑則曰斧取金斧斷
 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黼白黑文者續人職文
 鄭知以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
 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
 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況也
 孔註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
 終滿戶牖間也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

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几故鄭註大宰云
 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云故
 註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齒於義不安故更云
 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按
 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旗賈服杜君
 等皆為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
 故云純緣也云纁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
 哀伯云藻率鞞鞞擊厲旂纁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
 虎皮為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
 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纁有文而
 狹者此見漢世纁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為席之緣
 故言之也鄭知纁席削蒲翦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
 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灋泥之也云畫
 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
 五色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
 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
 言之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

受

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席，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釋曰：祀先至如之。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酌尸，尸酢王，王受昨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

鄭：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酢，灋者謂若鬱人，註引特牲少牢，此註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

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按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灋，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然。其諸臣按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薦俎，降設於席東也。

纁純，右彫几。纁，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濡，不

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纁，胡內反，濡，本或作。諸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

纁，纁畫至神宜。釋曰：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纁，即非畫雲。案纁人職，對方為纁，是對方為次，畫於纁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

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
 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
 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
 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嚙不如莞
 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
 為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
 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
如之左彤几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

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
 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

昨昨席至彤几○釋曰諸侯酌尸尸酢主君亦於戶
 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
 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
 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

為

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彤几蒙亦
 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
 蒙如也○**昨**昨讀至彤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
 老臣也者按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
 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
 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
 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
 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
 諸侯賓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
 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
 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
 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
 大夫彼註云謂公食上大夫孤謂賓則莞筵紛純加
 纁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註云徹神几改
 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
 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
 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

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菴席，今總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註也。若然，此註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註，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彫几，彫几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惟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禮，故不與祭祀同也。

漆几

謂王甸，右司祭表貉所設席。甸，甸役至。音田。右漆几。

○釋曰：甸役謂天子四時田獵，案大馬司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既陳右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菴黼純，諸侯也。

則紛純每敦一几

禮

喪事謂几奠也。菴如葦而細者

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

稷之席，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梓席藏中，神坐之席

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梓燾，既窆則加見，皆

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

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柏鄭音梓，劉侯司農音迫，菴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

燾音導，以其言几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

小歛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歛奠，乃有席。殯後

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

辨同類之物但麤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壽壽覆也者謂若覆壽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椁燹者棺弓云天子黃塗龍輻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是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之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同時在殯也云皆異凡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凡之義云祭於廟同凡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凡鄭云同之言謂言語相調之謂即其詞也故破從訓則以某妃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皆謂吉祭時以其禮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也

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
故書仍為乃

鄭司農云變凡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儻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凡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室饋食於堂釋於枋每事易凡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

○翌音翼劉音育
○禘音禘耕反
○故書至禮略
○釋

謂有飾又以仍凡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凡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凡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凡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凡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凡為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凡西序東嚮文貝仍凡東序西嚮彫玉仍凡西夾南嚮漆

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祿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祿是也云饋食於堂釋於祔者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為祔於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胡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祿於室之几故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几奠者即上文几喪事有素几是也此文見几奠几相因不易之意案禮記云虞而几几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几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几几之長短阮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

○守藏上手又反下寸浪反傳

直專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反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疏**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大寶

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

矢

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夾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

衣大貝轟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

房此共行事見於經

○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琰以冉反球音求轟

扶云反兌徒外反垂如

字劉音瑞見賢遍反

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

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

於經○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

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

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

器也知是美者以別人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

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口

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王被冕服馮玉几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

矢

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

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為九日是除

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總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

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總目語即赤刀已下是

也赤刀者鄭註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去

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

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夾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太玉華

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

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胤之舞衣大貝轟鼓兌之戈和

之弓垂之竹矢者鄭註云胤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

此物者之名轟鼓大鼓也此轟非謂考工記轟鼓長

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轟

鼓同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

貝如車渠是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

出而陳之不見行事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

經有大祭祀出寶器無

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註 察察其當黜陟者

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

中 治直吏反

疏

凡官至之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地云詔王察群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註** 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而言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

器 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

讀為微。或曰釁鼓之釁。○**疏** 上春至之釁。○釋曰。云

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策等也。云釁讀為微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微。微取飾義。云或曰

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凡吉凶之事。祖

廟之中沃盥執燭。○**註** 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

于祖廟之奠。○**疏** 盥音管。○**註** 吉事至之奠。○釋曰。謂

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與

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盥。此

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

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

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祫禘亦在焉。云凶事。王后喪

朝于祖廟之奠者。及王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

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季冬陳玉

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季冬陳玉

以貞來歲之媿惡。○**註** 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

問於龜。大小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

一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

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

曰貞於陽卜音餘與說季冬至嫩惡釋曰季冬謂夏

時當有卜筮來歲之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問事至陽卜釋曰云問事

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註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

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

彼類故云之屬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

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

謂

於

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註云精氣

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

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

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

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辭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

筮不以廟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

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

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

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既有六明

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

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

既事藏之不必貍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

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

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

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

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眾眾有朝正人之

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
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
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
侯矣引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奉之 奉猶送也

若遷寶則 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
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

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

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

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

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

○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 **若祭至藏之** ○釋曰
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 **此主祭祀者祭天之**

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
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

○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

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

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

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

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

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大尉中

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

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

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

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

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
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

飾謂纁藉○藏才浪反見賢 **典瑞至服飾** ○釋曰
遍反藉在夜反 **言掌玉瑞玉器之藏**

及古

二十三

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纁有

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

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

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摺紳之摺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纁讀為藻率之藻

五就五采也一采為一就○以朝直遙反韋衣於既洽反或初輒反王晉至朝日○釋曰晉插也謂插大反杼除汝反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纁有至一就○釋曰云纁有五采文者釋纁字以其纁者雜采之名故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

畫之一采爲一币五采則五币一币爲一就就成也
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
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
名纁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裼聘禮云上介屈
纁以授賓是亦名纁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
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
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
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
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
春拜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
月也司農云晉讀爲摺紳之摺者漢有摺紳之士亦
謂摺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摺之於紳帶之間者凡
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川素士用練卽紳也又有
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
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劍也者劍在紳帶之間同
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
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

去之留官不去處爲惟頭齊人名惟爲終葵故名圭
首爲惟頭者爲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摺珽方正
於天下卽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
玉人文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纁讀爲藻
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
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币也一币爲一就者下文有三
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
得與君同是以二采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
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卽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币二
行爲二就就卽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
纁皆九寸又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
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卽六等禮記雜
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
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
各有所據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覲
其文有異也

宗遇會同于王

註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

云以圭璧見于王觀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

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日宗秋日觀冬日遇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音圭

疏

三采至曰同釋

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文司農引觀禮曰侯氏入門

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觀禮受贊受享皆在

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

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授玉

云春曰朝已下皆大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宗伯文義具於彼也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於魯春秋傳曰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鄭司至容仰釋曰先鄭云亦

執圭璧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

執玉高其容仰

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

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

為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伯子男之臣

云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

是諸侯相朝之法故邾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

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卑其容俯高

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朝容之瑑圭璋璧琮

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

縹皆二采一就以覲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

也大夫衆來曰覲寡來曰聘鄭司農云瑑有圻玃瑑

起○瑑直轉反覲他弔反瑑圭至覲聘○釋曰此

圻魚斤反鄂魚各反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

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

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

故云瑑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子臣也若子男之臣

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

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規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璋以玉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眾來曰覲。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殷覲曰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覲也。故云眾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璋有圻鄂。璋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正郊

廟疑衍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著直。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略反。旅上帝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鄭司農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總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面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夏冬至祭。昊天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

王

云

彼

禮記

卷之二十一

郊特牲

四時迎氣及總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邱故言之也反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者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兩圭有邱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言之者連引之耳

兩圭有邱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僭而同邱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僭音絹
兩圭至之神○釋曰云僭而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邱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僭言之則上四圭同邱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

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璜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川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鬯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肆如字又他歷反挹瑟又
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作邲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

禮記

卷之二十一

郊特牲

同禮記

卷之二十一

及古

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鄭司至一尺，釋曰：光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瓚裸祭謂之瓚者，瓚即鬱也。言裸言祭，則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郵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至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瓚，圭者，案國語云：滅文仲以瓚圭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為名者，案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肆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贊祭，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註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

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圭璧以祀日月，大璋，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劉色例反。璧圭，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圭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註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圭，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瓚為璧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瓚皆言瓚，鄭皆以瓚為璧，但此圭云璧，不言瓚，故鄭還以瓚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二有異，鄭直云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也。璋，瓚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有瓚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亦反。射食。璋有

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邱以禮神，玉人出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先鄭云：素功無瑑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餼之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

○度待洛反，中如字，劉丁仲反。 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

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日，若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觀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引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司徒而言耳。

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 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

手

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鎮者國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註徵守反命○釋曰子春云鎮者國之鎮者若職方每州皆云其山鎮是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諸若掌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今

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闔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牙璋以起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乃歸還典瑞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鄭司農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瑑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命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

銅虎符竹使符應邵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竹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地云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儀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素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總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成遂者莊公十三年春齊侯會諸侯於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

璧美以起度 **註** 鄭司農云美長也此丁周是其事也

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美度尺以為度玄

謂美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 **疏** 鄭司

○釋曰先鄭云美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

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美不圓之貌蓋廣徑

八寸表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

今云璧美美是引聲而言是為長意故先鄭後鄭皆

為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美則減傍一

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為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

矣無正文故云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

斂尸 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為駟疾之駟

疏讀為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琢沙除

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

同禮記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之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
 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
 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
 也。疏壁琮者。通於天地。○駟音祖。斂力驗。鄭司
 反。令汁力呈反。
 地。○釋曰。先鄭讀駟為駟牙之駟。故云外有捷盧捷
 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駟讀為駟疾之駟。此
 蓋當時有組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為沙。已下。後鄭
 皆不從者。以其王之。斂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
 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
 其六玉所與王為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
 也。駟讀為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
 聲之誤。為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為駟牙
 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
 為駟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

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
 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
 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
 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案觀禮設方
 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註上下之神。非天
 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
 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
 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
 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
 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壁琮者。通於天地
 者。天地為陰陽之主人。之腹。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讎
 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剡。晉侯使瑕嘉
 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
 ○難乃且反。郊音談。瑕音遐。本又作瑕。亦

作假禮穀圭至微焉。○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皆同。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也。穀善也，故執善主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主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粟然也。云難仇讎者，仇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者，時莒與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及齊侯平莒及邾，是也。云晉侯使取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云：晉侯使取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穀焉。昏禮有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禮琬圭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

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

芒，故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禮琬圭至結好。○釋曰：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禮命事焉者，解經結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故也。故引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無鋒芒者，對下文琰圭有鋒芒者也。琰

圭以易行以除慝。禮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

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

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

○易行下孟反慝吐得反

之慝○釋曰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頰既而

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此即大宗伯云殷規曰視

謂一服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殷規以除邦國之

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

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

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

大夫來皆為壇者約君來時會

殷以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

大祭至奉之○釋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

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凡賓客謂再裸

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禮神口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

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土璧圭璋邸之等也

大喪共飯

玉含玉贈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顛

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瑩將命則是瑩形而小

耳贈玉蓋瑩也贈有束帛六幣瑩以帛

○飯扶晚反

張注反顛如字

儀禮作顛音同

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

共后世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

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粱諸侯之士飯用稻其

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

以食道鄭云食道糗米貝美是也舍玉者則有數有

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

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

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禮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

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

玉至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

既

徒

周禮疏

卷之二十一

禮記

及在口中者案土喪禮云玉人飯米置尸已加貝左
 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
 彼註象生時齒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
 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
 大夫已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舍者執
 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葬鄰國遣大
 夫來弔并行舍送贈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
 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
 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
 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
 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
 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玉
 府已云大喪其合玉此又言之者蓋
 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事而共之
凡玉器出則共
奉之
 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奉之送以往遠則送
 於使者
 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
 好賜也者天府云遷寶謂徙國都此不言

遷面言出故知王所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
 者謂王使人就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
 使者也

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一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

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為儀。五儀至為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儀。故注每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之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說則通不命為五儀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

界

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

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樊步于介音介釋曰鄭云上公至數焉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為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故知也若然宋公為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為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賤之而不稱公也若

虞公號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
 公武王滅殷虞號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
 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公同族有出
 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
 中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
 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孝經諸侯稱國
 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總據諸侯城方
 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
 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
 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
 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
 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玄或疑焉
 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
 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
 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
 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鄭必兩解者若案
 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
 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為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

為節七命者以七為節五命者以五為節又案文王
 有聲箋云築城伊流適為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
 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據此
 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
 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
 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
 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
 仲云都城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
 之一則鄭是伯爵城有千五百步為五里是公十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
 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
 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
 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是
 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
 宮室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
 大行人為證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
 人云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
 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以兩子男王之

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

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

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

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皆是在朝者云

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為九命上公六

命卿為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為五命子男云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

差也

此者見序官有中下大夫於此唯見四命大夫是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中下大夫同四命也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

者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

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之中諸侯也云

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進無過

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為南面之君者是褒

有德也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也鄭不言三公者雖

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註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

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

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

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

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適子丁歷反

姑音亦 **註** 誓猶至禮焉釋曰鄭以誓為命者諸侯

亦為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

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為繼嗣使為樹

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

管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是也引桓九

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

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者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

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

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

一等明依命數為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子如侯伯

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

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

子男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

公侯伯子男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

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射姑來朝

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

法其饗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

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與諸侯序以無父得與

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

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

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註 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註 視小至七人。○釋曰。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知義然者。案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佗皆眡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贊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佗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裸。酢。饗。食之數。以此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是更以贊見。若正聘。當以圭璋也。若然。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大夫位一也。此言眡小國之君。注云。而禮如子男。則彼其佗眡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者。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婁為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

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叔孫婁自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是夏殷法，故彼下文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與大國下卿同，再命，小國卿與大夫同一命。彼注即引此。周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法，周禮諸侯卿大夫命雖與古不同，五等諸侯國皆有三卿，皆命於天子。命者與夏殷同，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命足矣。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竝不得天

為
上九中九下九一作上士中
士下士

子命夏殷竝已君加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九中九下九而皆云上士者，亦是勉人為高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竝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再命矣。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竝已君再命矣。

云蓋疑倒

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軍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賦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玄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玄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士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弁也諸侯大夫士命已上即有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大夫士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

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釋曰云此用事經與下文為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

物色有異同也
釋曰云此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

用者謂若祀昊天
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

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

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

之後大王之前不窳至諸盞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

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

裘羔裘也袞卷龍衣也鷩禕衣也毳芻衣也玄謂書

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

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
 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
 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翳字之誤也王者相變
 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衮之不五章裳四
 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

今

七也鷩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
 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鷩必滅反劉府弊反鷩昌鏡反劉清歲反希本又
 作絺陟里反劉猪履反注下皆同密張律反蓋直留
 反或音胃裨婢支反又方支反劉居例反績胡對
 反甫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沈此擊反下同
 王之至玄冕○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者亦是命尊
 其祭服且言六矣○六服至纁裳○釋曰云六服
 同冕者首飾尊也者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
 為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
 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
 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
 不密至諸蓋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謚為王要是周之
 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

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啻后稷子諸蓋大王父二者之間竝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啻立不啻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卽紺亦曰諸蓋也大禘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蓋至不啻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旣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

祭之疑祭天

禘

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也云鷩禘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禘冕觀禮侯氏禘冕鄭注云禘之言埋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禘若然則禘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禘衣其言不足矣云鷩禘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毳謂之鷩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但此鷩則宗彝謂之鷩則續以爲禘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潔

畫亦輕浮故衣績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雖
 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雌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是
 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
 彝則因號虎雌為宗彝其實虎雌也但虎雌畫於宗
 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雌取其有智
 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
 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
 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
 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
 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
 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
 肅肅絜也謂刺繡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深澤之
 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草
 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繡人鳥獸
 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為證也華蟲各驚者以其頭
 似驚以有兩翼則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
 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
 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為紕或作肅字之誤也者本有

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紕為正也云王者相變至
 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
 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
 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
 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辭
 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旌旗者謂蛟龍為旂熊虎為
 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
 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去
 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
 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
 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明
 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
 者宗彝則龜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彝是六章
 之首不得以龜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
 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竝鄭以
 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
 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
 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

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為纁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凡兵事韋弁服 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卻

至衣韠韋之附注是也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韠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附步符凡兵反又音附注音之樹反緹音體威音提

韋 韋弁服者以韋為冕又以為服故云韋弁服 ○韠韋弁至遺色 ○釋曰韠是舊染謂赤色也 以赤色韋為弁云又以為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韠韋

之附注君子也使工尹襄問欲至以弓若賈服等說附謂足附注屬也袴而屬於附若據鄭雜問志則以附為幅注亦為屬以韠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韠韋有同者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韠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韠韋之弁蓋韠布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韠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為正也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馬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

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韠為赤色韋猶以為疑故舉漢事以為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

朝則皮弁服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

唐禮疏 卷之三十一 天子三朝外朝二內

音視 **朝** 視朝至衮冕。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內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受諸侯朝觀於廟則衮冕者案觀禮云天子衮冕負黼晨節服氏云祭祀朝觀衮冕六人維王之常注云服衮冕者從王服故知朝觀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贊在朝則是眡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觀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

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王卒食而居則玄端。甸田至玄端。釋曰：言凡者者朝是朝日此於田獵爲數故凡事皆不言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鄭注士

禮疏 卷之三十一 天子三朝外朝二內

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爲裳也云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朝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案王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鞞鞞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端正幅爲端則同但易其裳耳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鞞則素裳其士鞞言爵是不純之名以其士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鞞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摺朴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

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勵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

凡凶事服弁服

服弁喪

冠也其服斬衰齊衰○衰七雷反下皆同齊音咨○齊衰○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也天子

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

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言

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為嫡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

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

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

為後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漢高皆庶人起為天子

蓋亦不臣諸父凡弔事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昆弟而有服也

素加環絰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總之經

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

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

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

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

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

亦弁經故書弁作緝鄭司農緝讀為弁而加環經環

經即弁經服○近附近之凡弔事弁經服○釋曰

非一故亦云凡以廣之也弁經其服則錫衰總衰之

等也○釋曰云弁經者如爵弁而

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

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經之弁其體亦

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

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

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一股麻為體糾而

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

環經也云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

後主人已改服客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

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云經

大如總之經者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經總

大如總之經也云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者此文弔事

之經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

下文而說也云諸侯及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

者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

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

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

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

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

猶非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

素裳其衣裳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

則皮弁之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

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

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陀國之臣則皮弁者喪

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喪

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

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

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

於此上下文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

之服侯伯自鷲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
 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
 唯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總衰
 弁經其用總衰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
 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
 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
 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以降服仍有小功降至
 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為弔總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
 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
 大夫疑衰不用疑衰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
 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
 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
 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弔與大
 夫小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王后小君也
 諸侯為之不杖期
○為于偽反下及注
除為害一字皆同
疏王后不杖期○釋

云云凡喪者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
 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臣為王后著
 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為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
 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
 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
 臣為君諸侯為后天子及至不杖章直云為君之母妻
 不別見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侯為后
 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卿大
 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
 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
 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
 人太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
 小君期天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
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王為三公六卿
 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

哀吉

二字疑衍

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易以起呂反○王為至弁經○釋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下同○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首服皆弁經者三衰同皆弁經○君為至於吉○釋曰君為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為君斬若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總衰者喪服傳文其總衰疑衰無文先鄭當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

云擬於吉者也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大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註喪服大札大荒大裁云凡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是也

素服 大札疫病也大荒飢饉也大裁水火為害君

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縞古老反○劉剛操反

大札 至之崩○釋曰知大札疫病者以春秋傳有天子昏札瘥之文故知札為疫病也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即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為害者謂若春秋宋災謂有水災為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災又公羊云雉門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此素服首服縞冠之意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裁引為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令去樂下文云大札大凶

大哉令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衣布摺本義與此違者彼衣布謂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白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

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為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

等也其祛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

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

○其齊側皆反

註士齊同有禡音儒本亦作襦屬音燭廣古曠

反後廣衰同祛起呂反上時掌反侈昌氏反

至素端○釋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

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

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

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

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

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

其本服之總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

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

承天變時及天子哭爵侯乃服之所得非於士上加爵

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朝之服也

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

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

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

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

自公至八寸○釋曰云白公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

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袞已下既非

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禘

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

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觀皆在廟是受朝

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禘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

之在廟及助祭亦申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

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者

索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與

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

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服於已

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

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

中得用袞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

禮記

卷之二十一

禮記

禮記

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駢牯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駢牯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

子冕而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口視朝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巳者欲見大夫言夫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文加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

周禮

卷之三十一

禮記

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袂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袂侈袂少半主婦衣納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

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王所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略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 奠衣服

皆掌其陳序 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奠為淫

鄭司農云淫讀為厭厭陳也玄謂厭衣服所藏於椁中斂衣力驗**奠**大喪至陳序釋曰云大喪王喪反厭虛令反**奠**其中兼小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

魂復魄之服案雜記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一人諸侯九人七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衮冕已下上公亦皆用助祭之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奠衣至棹中○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則此奠衣服也者云玄謂厥衣服所藏於櫛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法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謂所祀

於四郊者域兆表之瑩域○**掌其禁令**謂避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外祀至瑩域**○釋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域兆表之瑩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西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

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瑩域者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掃之

徵召也役之作使之○**若以至役之**○釋曰云以時

有時也○**屬其至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

者以其典祀身是下士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

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及祭帥其屬**

隸主眾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

而守其厲禁而蹕之○**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

入○蹕音畢遮章○**鄭司至令入**○釋曰其屬還

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謂大

又曰九市者凡九市也其於他國者亦如之
又曰夕儀也八中儀也
又曰夕儀也八中儀也

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
 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此王者之
 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
 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
 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
 與大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
 為祧去祧為壇既言去祧為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
 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
 之廟者先公謂諸蓋已前不追謚為王者先公之主
 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
 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

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
 有太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
 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
 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
 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
 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
 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
 西皆別為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
 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
 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
 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
 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
 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
 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
 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
 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謂不啻已後諸蓋
 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若將祭祀則各
 其為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

禮記

卷之三十一

禮記

以其服授尸

註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疏

尸

當至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虞禮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今為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註** 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

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

牆謂之堊

註 黝於糾反司農音幽堊烏路反或烏洛反本或作惡同

疏

廟祭至

曰云廟祭此廟也者凡廟舊皆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謂滌濯脩除亦是潔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之云脩除黝堊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竝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黝堊廟亦黝堊之先鄭讀黝為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堊是白者以其堊與幽黑白相對故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註** 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

祝按換

埋

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許惠反。劉曾子問皆有隋祭之事。今先鄭以隋為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祀命授祭尸取菹稷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之理同故云依神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女宮刑女給宮

中事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漑及粢盛之爨鄭司農比讀為庀庀具也。○此本亦作庇鄭毗

志反注及下同司農匹氏。反劉芳美反沈又上二反。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其所濯漑及粢盛之爨者濯漑粢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漑為粢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饔饗館爨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為庀具釋之。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徹故知。帥六宮之人共齋盛。帥世婦女御。下文同。帥世婦女御。釋曰知帥六婦女御。○齋音咨。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為齋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泣女宮是以知齋盛世婦女御之

也。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

○相息。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

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

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

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佐后。此官相之也。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此帥詔相其事同。大賓

之。○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

宰凡賓客之禮。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

之後。來朝。觀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

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

后事也。彼不言饗食之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此

言之也。○此帥至事同。○釋曰。此總說上文四經

所云。比帥詔相。言雖不同。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奠。

其事則同。故云亦如之。

○莫音暮。下同。苛。胡何反。譴。棄戰反。

大喪。至罰之。○釋曰。大喪。謂王喪。王喪則殯。後有朝

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已

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凡王后有慘事於婦人。則詔

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相。鄭司農云。謂爵婦人。玄謂拜拜謝之也。喪大記

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鄭司至堂上。○

婦人者。此經自以為一義。不達上大喪之事。言爵婦

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也。言王

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

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

慘

比帥同

司豐

卷之三十一

禮記

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家在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主通之使相共授** **王后六官之內有微索** 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加爵之豆籩故書為**

籩豆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為豆籩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惟備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加爵至豆籩**○釋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獻其後皆稱加爵今

天子禮以尸既食后亞獻尸為加此時薦之故云及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佐傳佐外宗** **傳直專** **佐**

傳佐外宗○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王豆籩故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王后**

有事則從 **大喪序哭者** **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王**

○從才 **賓客至如之** **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用反** **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 **王后有事則從** **釋曰內宗於后有事皆從故以此總結之也** **次序至哭王** **釋曰知次序外內宗者見外宗云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故知所次序有外內宗也** **知有命婦者** **上世婦職已云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 **哭諸侯亦如之** **凡卿大莫哭者** **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

卿大夫云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

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遙哭之則婦人

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王后至夫云○釋曰

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諸侯

為賓王后弔臨之卿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禮

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者彼為王故彼許云王使往弔

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王后至則贊

亦如之外宗至如之○釋曰云佐王

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

云眠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眠其實也云及

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

后以樂羞齋則贊音咨○釋曰羞進

也齋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

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

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盥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

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

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齋此官已

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器多故諸官共贊

王后之獻亦如之○釋曰云獻獻

餞饋獻及醑尸以食後醑尸亦是王后不與則贊宗

伯與音○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

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

司豐充

及簋簠等。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謂在宮中。小祭祀至宮中。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齋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從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祭祀也。

註 內內外宗及外命婦。直云內內至命婦。釋曰。經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眾乃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上內字上疑脫一外字

卷終

嘉永己酉閏月旬有七日

赤羽 芙蓉館

